

怒火攻心

我紧咬着牙，怒火却怎么也压不住。

「砰！砰！」

就在这时，门忽然被砸响了。

一人去打开了门，苏清河跟韩若雪进了屋，他见到气氛剑拔弩张，连忙问：「这是做什么？」

我紧紧抓着妻子的遗照，另一只手还扯着那警察，刘威冷冷地与我说：「陈识，你立即放开他，我警告你第一次！警告你第二次！」

「干嘛呢！」

苏清河过来推了刘威一把，他问：「到底怎么回事？」

刘威说：「他发狂了，还想动手打人。」

苏清河低头看了看我手中的遗照，他拿过相框，沉默了。

刘威说：「我现在调查你的朋友，你就不要出现在这里了。等我先查完，然后……」

他话没说完，苏清河忽然怒吼道：「你查个屁！」

刘威愣住了，苏清河用手指着遗照：「他这辈子就指着这点东西活了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他有没有抗拒你们的搜查？这屋里全都是他老婆的回忆，你们小心一点就那么难？」

刘威说：「我是在查案。」

「查案也别乱碰我姐姐的东西！」韩若雪怒道，「刘威你在这里狂什么狂？我姐夫又没不让你搜查，你们只管搜就是了，这些都是我姐姐的遗物，你们连将心比心都做不到吗？」

刘威深吸一口气，他别扭地看了看韩若雪，最后与我说：「这件事情是我们做的不对，我和你道个歉，你也别反应那么大。照片至少是好的，我们会赔你个新相框。你要是舍不得这个框，找块新玻璃换上去。」

我冰冷道：「我不想说脏话，查完了你们就走。」

我松开了手，这人难受地咳嗽两声，刘威与他们吩咐说：「小心别把东西弄坏了。」

他们的动作总算小了一些，我小心翼翼地取出照片，怕它被玻璃碎片刮坏了，暂时先打开相册，将照片放进了相册里。

刘威站在房间里，对苏清河说：「你连破两案，可以休个长假了吧？」

苏清河还没讲话，韩若雪就开口了：「刘威你怎么这么大的脸呢，你没发现我们几个很讨厌你吗？你要搜就搜能不能别跟我

们说话，除非是工作需要的问话，否则你不要让我听见你的声音成不成？」

刘威憋红了脸，跟身边的两个手下说：「这房间你们搜。」

他去了客厅，而苏清河拍着我的肩膀，与我安慰着说：「等哪天有心情了，我们去买个新相框。直接定制一个吧，在上面刻她的名字。」

「嗯。」

我轻轻应了一声。

刘威他们最后什么也没搜到，再加上暂时没有话要跟我问了，就先离开了。

我们一起收拾着房间，而我心情烦闷，时不时就要深呼吸，来压制住心里的烦躁。

韩若雪说：「姐夫，你也别心情不好了，其实他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刚才我们脾气也发过了，大家都好好的吧，别把身体气坏了。苏狗，你说是不是？」

苏清河说：「你又叫我苏狗又要我赞同你，你让我很难办。」

「我们可以转换个心情嘛，姐夫，自从姐姐出事以后，整天一个人待着。还有判决那天，你也只是听我们带来的消息，每一天都和姐姐的照片窝在一起，不如今天去祭奠她好不好？今天正好是她去世第四十九天了。」

我们这边的风俗，是人死以后，每隔七天祭奠一次，共七七四十九天。

在四十九天之后，就是死后百日的扫墓了，再之后是每年清明节。

我没有去祭奠过她，我知道那没有用，我只想窝在家里看她的视频和照片。

其实说穿了，是我没有勇气面对她的坟墓。

而且她曾经和我说过……她不在墓地里。

韩若雪见我不说话，又扭头和苏清河说：「苏狗，反正你最近难得没案子，拉上姐夫一起去呗。」

苏清河说：「我有案子……」

「那不是被刘威接手了吗？你咋就非过不去了呢？」

苏清河整理着东西，他说：「我就想亲手证明兄弟的清白。」

「行了你们两个，我们收拾好了就去祭奠。带上念之一起，姐姐肯定也想念之了。」

我哦了一声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次想去了，我想把心意传达给她。我想告诉她，我收到她的礼物了。

我们收拾好东西，带上了念之一起出门。他们想我坐他们的车，但我没同意。我想自己开车过去，因为念之喜欢坐我的车。

拿上车钥匙下了楼，我来到自己的车旁，正准备开门上车，突然一个人影朝我扑了过来。

有袭击？

我下意识抬起手肘想砸过去，可当看见来人之后，我还是停住了。

那是个孕妇，我见过她，是范正豪的妻子。

「是你害死了我老公……」她抓着我的衣服，头发凌乱咬牙切齿，「你这个人渣！我老公明明都没事了，是你害死了他！」

我冰冷地说：「首先我听说你老公是失踪，我不管他到底死了没有，这件事情都与我无关。要是他真的死了，请允许我用最真挚的诚意向你表达我的祝贺。然后我不是人渣，你和你老公才是。」

「你就是人渣！」

她用力砸着我的胳膊，哭着说：「你自己明明也是失去了另一半的人，你怎么忍心让我承受这样的痛苦！做人是要将心比心的，你怎么能做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！」

我说：「每次我和你见面，你的三观都能让我刷新对这个世界的下限。」

此时苏清河他们听见了声音，从自己车那边过来了。

苏清河连忙拉开了孕妇，皱着眉说：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「他杀了我老公！你们为什么不抓他！」

「你老公是失踪，没有证据证明你老公已经死了。而且你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说是他做的，你懂不懂？」

「放屁！除了他还有谁！我知道了，你们是朋友，所以你故意包庇他！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们联起手来害死了我老公……」孕妇哭着说，「可怜我的孩子，还没出生就没有了爸爸，他的爸爸被你们这群魔鬼夺走了！他以后又怎么健康地去成长？」

韩若雪站在一边，平淡地说：「有这样的爹妈，还能健康成长？」

孕妇吃惊地看了韩若雪一眼，然后激动得嗓子都尖锐了：「你骂我什么？」

韩若雪说：「我说你就是个脑瘫！你在这儿撒什么野呢？告诉你，我就希望他死了，我还希望你也去死，你们全家都给我姐姐陪葬！搁我这儿撒泼，真是下贱！」

「啊啊啊我和你拼了！」

孕妇气得要去挠韩若雪，结果韩若雪突然一口口水呸在了孕妇的脸上。

她灵敏地往后躲开，嘲笑着说：「咋这么迟钝呢？快，快把你肚子甩起来砸我呗！」

苏清河拦着两边无奈地说：「若雪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」

韩若雪生气地说：「我哪里闹了？明明是这个臭娘们先来找事的，那范正豪的命是命，我姐姐就不是命了？她在这里撒泼给谁看，别一会儿孩子流了怪到我们头上！」

说完，她直接拉开车门上了车，不耐烦地说：「走了，我没兴趣留在这里看泼妇！」

「你们别想走！」

孕妇挡在了车前：「你们杀了人，你们谁也别想走！」

韩若雪说：「如果我非要走呢？」

「那就撞死我！让我去陪我老公！」

韩若雪冷笑：「行。」

她突然爬到了驾驶位，根本不带哪怕一秒钟的犹豫，直接将油门踩到了底！

车子呼啸而来，孕妇根本就躲不开，吓得脸色苍白，而苏清河赶紧一把抓住了她，将她扯到了自己的身边。

韩若雪是真的一点犹豫也没有，甚至没有踩刹车的打算，那车子直接上了绿化带。

要不是苏清河，恐怕那孕妇已经被卷到车底下了。

苏清河怒吼道：「你他妈是不是疯了！你真撞啊！」

韩若雪探出头来，冷冷地说：「那是我亲姐姐，同一天出生的。我老说想杀了范正豪，你以为我开玩笑么？」

苏清河顿时说不出话来，而孕妇明显人都吓坏了，软软地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再也不敢像刚才那样胡闹。

我瞥了她一眼，也不搭理她，直接坐上了自己的车，扬长而去。

念之很久没出远门了，坐在车上看着窗外，吐着舌头喘气，时不时过来蹭我。

我拍了拍它的狗头：「回去坐好。」

「嗷呜。」

到了墓地下的山村，我们把念之先拴在了一棵树旁，虽然念之是很听话的狗，但毕竟它不是人。

那是被思念的人们的归宿，万一它在人家坟前拉屎撒尿，对死者太不尊重。

上山的时候，我觉得每一步都很沉重。

距离妻子的坟墓越近，我越是感觉双脚好像灌了铅一样。

可目的地总是存在的。

她的坟墓很干净，上次的祭品还摆在这儿。

我站在坟前，想说些话，却又不知该说什么。

我将祭品放上来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墓碑，呢喃道：「你不在坟墓里，而且你能感受到我……对吗？」

一股微风吹过。

我知道，她能感受到我，我也能感受到她。

韩若雪问：「姐夫，你没啥要和姐姐说的吗？」

我摇头说：「不，她不在坟墓里。」

「有时候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……」韩若雪点了香，她轻轻地说，「姐姐，撞死你的那个范正豪失踪了，他很可能是死了。你的在天之灵，也终于可以安息了。那人渣就该有报应，我每天都祈祷他不只是失踪，如果他死了的话……我希望他死得很惨！」

苏清河说：「以我的推测，他很可能是被猎罪人盯上了，但我没有证据，这仅仅只能作为推测。」

「对啊姐姐，现在我们城市里出了个大英雄，我们都叫他猎罪人。」

苏清河咳嗽一声：「若雪，注意三观。」

韩若雪却仿佛没听见苏清河的话，她很认真地说：「我希望是那位大英雄帮你报仇了，我会把他当男神，我会一辈子去崇拜他，只希望他千万不要辜负了我的期望。」

我在心里微微一笑。

没辜负。

苏清河无奈道：「你总是说这样的话，我真的很难办。如果你真的很崇拜那个罪犯，千万记住私底下说说就行了，不要让别人听见。还有，我迟早会把他捉拿归案。」

韩若雪说：「他哪里做错了？他是最了不起的人，我都不想明白你们为啥要抓他。猎罪人在保护无辜的人，惩戒的都是罪犯。如果我是他的话，我也一定会这么做的！」

苏清河说：「我不赞同他的做法，还有你这想法是错的。你没有真正接触过罪犯，我只希望那种事永远别发生在你身上，这可没你想得那么轻松。」

「切，不管多穷凶极恶的人，我直接一套组合拳把他打趴下！」

我被韩若雪逗笑了一下，虽然她表现得很有趣，但我还是希望这种事情永远别发生在她的身上。

苏清河说得对，跟罪犯打交道并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，我之前的每一次举动，都是绷紧了神经。

因为我很清楚，只要我失误了，那等待我的将会是死亡。连我都要谨慎对待，更何况韩若雪呢？

就在我们说话的功夫，山脚下忽然传来了一声大吼：「抓偷狗的！」

我们愣了一下，不由得面面相觑，韩若雪连忙跑到了公墓最上边的台阶往下看，随后她吓得脸色苍白，连忙对我大喊大叫：「姐夫！念之它……念之！」

我只觉得脑袋轰隆一下，顾不得其他，赶紧飞快地往山下跑去。

风声在我耳边呼呼作响，山路斜坡是停不住脚的，我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刚开始跨两三级台阶，紧接着就是一次次飞跃而下，那坠落感不断传进我的大脑。

我知道自己的奔跑速度很危险，我也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停住脚，但我的脑子里想不了那么多东西。

念之怎么了！

我终于跑到了山脚下，朝着刚才栓念之的方向看去，却心里猛地一揪。

念之倒在了地上，一支弩箭刺进了它的身体，不远处是一辆电动车，车上坐着两个青年，一个染着紫色头发，另一个染着绿色头发，皮肤乌漆嘛黑的，留着锅盖头发型，脚上穿着豆豆鞋。

那紫色头发的坐在后边，手中正拿着一把弩！

叫喊的人是旁边不远楼房的一个妇女，她躲在楼上的窗户后面，大喊大叫：「抓偷狗的！来偷狗了！」

村里的人们这时间都在下地干活，只有一些妇女老人留在家中，那俩年轻人一时间上也不是，逃也不是。

可在看见我之后，他们终于骂骂咧咧地骑着电动车走了。

我扑到了念之的身边，它躺在地上，眼睛失去了色彩，平时最喜欢喘气的它，却从喉咙里不断发出呼噜噜的声音，时不时就有血沫喷出来，嘴角下面的土壤都是嫣红的血迹。

「念之！念之！」

我摇晃着它，不断地呼唤它。

念之的神智已经很不清醒了，它听见我的声音，只是虚弱地想扭头看我，可那脑袋怎么也没力气转过来，虚弱的它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伸出舌头，舔了舔我的手。

怎么会这样……

我明明只剩下念之了！

「王八蛋……畜生！」

我的身体紧跟着颤抖起来，强烈的怒火疯狂地侵蚀着我的情绪，苏清河终于下来了，他瞧见念之的状况，脖子青筋暴露，

对着那开远的电动车怒骂：「我日你妈！」

「快……」我抱起念之，慌乱地塞到了苏清河的手中，喃喃道，「送它去医院……求求你，送它去医院……」

他抱过了念之，而我宛如失去了理智，疯狂地上了自己的车。

苏清河大吼：「陈识！不要追！」

「妈拉个巴子……」

我没有理会苏清河的喊声，将车驶出之后，一下把油门猛踩下去，朝着那俩偷狗贼的方向穷追不舍。

今天来扫墓的人也不多，山村的马路空旷，我已然超速，很快就追上了那辆电动车。

那俩青年发现了我，紫头发的忽然回过身，对我比了个中指。

紧接着，他们就把电动车一拐，开到了旁边农田的小道上。

那小道很窄，只能让行人和电动车穿行，紫头发的还对我哈哈大笑：「来追我啊，傻逼！」

我将方向盘打死，直接拐进了农田！

我知道车子在农田里开得不快，而他们的拐弯就是我唯一的机会！

杀了你们！

我要宰了你们！

电动车拐弯减速，再加上农田的小道很窄，他们的速度也不快。这俩人万万没想到我会直接撞上来，一时间吓得赶紧起身，弃车而跳。

他们摔在了田地上，痛苦地倒在地上打滚，而我打开车门，朝着那紫头发的走了过去。

他见我下车，一时间吓得也不打滚了，慌忙地给自己的弩装上了一支弩箭，对我怒骂道：「日你妈，偷个狗而已，你是想杀人啊？」

「对！我就是要杀了你！」

我怒吼一声，直接扑向了紫头发，他慌乱地挥舞了两下弩，但却不敢对我按下发射。

我掐住了他的脖子，将弩夺了过来砸在地上，冷声说：「你猜你能不能活过今天？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